

冼夫人被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作为百越族的领袖，她一生都致力于保境安民和汉俚团结，对于岭南地区的稳定发展有重要贡献。有关冼夫人的纪念建筑和纪念物品遍布海南各市县，其中明“冼太夫人”铭三足铜炉是海南省已知的最早与冼夫人有关的带铭铜器。

梅花巧饰遍炉身

这尊明“冼太夫人”铭三足铜炉，现藏于儋州市宁济庙，铜炉敛口，圆唇，扁圆腹，三足外撇，腹部有对称的梅花双环形耳；附盖，以粗枝状的盖钮为中心，盖面饰以镂空枝节交错的六朵梅花。香炉下附三足底座，底座上亦有缠枝镂空的六朵梅花。香炉腹部可见“冼太夫人”铭文，字体字形为结体遒劲的楷书。经过长年的香灰灼烧、徐火慢养，炉身已精光内蕴，静而不嚣，炉底更是色如秋栗，润若玉肌。不过毕竟是实用香具，三足由于数百年伏座，足底还是呈现出了明显的磨砺痕迹。这尊香炉造型精巧古朴，炉面光泽内敛，作为宁济庙纪念巾帼英雄冼夫人的带铭香具，兼具历史价值与艺术之美。

说起明代及以后的铜炉，自然以宣德炉最负盛名，常见的铜炉样式不少是宣德炉的变种，一般以素面较为多见，且无盖或炉盖遗失。像明“冼太夫人”铭三足铜炉这种既有铜盖又附铜座的香炉，周身还以梅花为饰，与常见的宣德炉有明显不同。细观香炉的整体造型，炉盖、环耳和炉座的梅花相互呼应，双环耳本身就有交错的枝干之意，似从盖部的梅枝伸展而下，歧出的部分也与梅枝相类。

梅花于寒冬早春盛放，不畏严寒，傲视霜雪，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常被视为高洁坚贞的象征。冼夫人的忠贞爱国之义与梅花的坚贞精神正相符。另外，明清之际的工艺品纹饰大都有吉祥寓意，正所谓“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像“梅花”的花瓣为五，古时有“五福”之意，即“福禄寿喜财”。用这样的吉祥意象作为装饰，对于祭祀祝愿所用的香炉来说也是相得益彰的。



儋州市宁济庙。

本版图片由董志刚摄

明代三足铜炉

讲述冼夫人传奇

文本刊特约撰稿 刘亭亭



“冼太夫人”的称谓由来

明“冼太夫人”铭三足铜炉炉身的“冼太夫人”四字铭文，字里行间带有明显的毛笔笔意，似有一定书法功底的人所书写。因其字迹呈白色点状轮廓，很像是用尖状工具沿毛笔字迹篆刻而成，但轻抚炉身铭文，并无明显凹陷，且铭文字迹呈白色，推测应是鎏银工艺：先用毛笔在炉腹书写文字，然后沿毛笔字迹用针状工具凿出小槽，再用“银汞齐”点制，后以火烤将汞蒸发，留下的便是银点组成的铭文。针凿的痕迹被银填满，就解释了为何手抚炉身无明显凹陷，且经历数百年之久，点状字迹仍清晰工整并未磨去的原因。

冼夫人，又名“谯国夫人”“冼太夫人”。关于“太夫人”的称号，《汉书·文帝纪》记载，“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乃得称太夫人，子不为列侯，不得称也。”汉代的“太夫人”需女性的夫与子同为列侯才得此称号。冼夫人的丈夫冯宝曾被南朝梁简文帝封为保护侯，后被隋文帝追封谯国公；其子冯仆被南朝陈封为信都侯，后在隋朝追赠平原郡公。即便南朝的官职与汉代有所差别，冼夫人被称作“太夫人”也是无可争议的。其实，冯宝与冯仆能被赐封公爵、侯爵，与冼夫人稳定岭南的功绩也密不可分。

冼夫人主要活动于南朝和隋代，此时“太夫人”的称呼开始逐步演化成为一种尊称，至唐代一般官员的母亲也可称作太夫人。大文豪韩愈写的《祭左司李员外太夫人文》，从祭文名来看，李员外应时任左司员外郎，为唐代从六品上的官员，其母也被韩愈尊称为太夫人。宁济庙明“冼太夫人”铭三足铜炉作为后人供奉冼夫人的器物，铭文为“冼太夫人”，更多地可能就是一种尊称。

冼夫人与海南

海南现存纪念冼夫人的庙宇有上百处，最早的就是明“冼太夫人”铭三足铜炉所在的儋州市中和镇宁济庙，此庙于唐代始建，南宋重修。宋高宗绍兴年间，敕封冼夫人为“显应夫人”，名其庙曰“宁济”，宁济庙和铜香炉一起见证了官方和海南老百姓对冼夫人的崇拜和敬仰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海口市新坡镇的冼夫人庙，建于明

代，是海南现存规模最大的纪念冼夫人的建筑。清咸丰《琼山县志·建置志·坛庙》记录了拜祭盛况：“数百里内祷祈者络绎不绝，每逢诞节，四方来集，坡墟几无隙地。”海南各地祭祀纪念冼夫人的习俗流传至今，充满琼地独特风俗的“军坡节”就是祭祀冼夫人的重要活动之一。

千百年来海南民间对冼夫人的崇敬之情，来源于其无法磨灭的历史功绩。除却冼夫人庙内的纪念建筑和铜香炉等纪念文物，史书中也有多处冼夫人经略海南的记载，如《北史·列女传》中记有“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僮耳归附者千余洞”“文帝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先是感冼夫人仁德，海南僮耳千余洞民众归附；后因卓越战功，其子冯仆被追赠“崖州总管”，临振县（崖州境内）为其封邑。冼夫人与海南的密切关系从这些史迹中可见一斑。

从史书中也可看出，冼夫



宁济庙内的冼夫人塑像。

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明显高于许多男性。在高州刺史李迁仕依附侯景叛乱时，冼夫人以身犯险发动奇袭，令李迁仕仓皇败逃。冼夫人还告诫丈夫冯宝，“陈都督极得众心，必能平贼，君厚资给之。”后陈霸先果然与王僧辩平定“侯景之乱”。后来，隋文帝也明显看出冼夫人在冯氏家族中的主导作用。《资治通鉴》中记载，“册冼氏为谯国夫人，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官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冼夫人受封为“谯国夫人”，不仅有自己的幕府、幕僚和官印，还有见机发动军武的实权。

东坡来琼后，有感于冼夫人历事三朝的巾帼伟绩，曾在《和陶拟古九首》诗中赞道：“冯冼古烈妇，翁媪国于兹。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如今，千载光阴已逝，明“冼太夫人”铭三足铜炉和宁济庙等，依然承载着后人对冼夫人的敬仰之情，继续讲述她的传奇故事。☞